

螢窓異草

螢窓異草初編目錄

卷二

桃葉僊

馮璵

昔昔措措

溫玉

睡姬

張仙

守一女

柳青卿

珊瑚

白衣菴

螢窓異草初編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桃葉德

尙廷采天津人才長而短於視跬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同人
因呼爲次公蓋戲以狂者進取之義焉一日訪友得于建洛神
賦於其案頭讀之色喜曰世固有佳麗若此哉友笑曰但恐吾
兄見之亦與嫫母無異尙亦笑曰君過矣予縱未知色豈遂不
聞其香因相與大粲越二年南游吳楚僑寓秣陵載酒於秦淮
等處日尋名勝偶過桃葉渡忽忽有感於懷比歸邸中天已薄
暮閉門高臥輒誦王獻之舊作弗輟俄聞窓前低咏曰故人不

螢窓異草初編

卷二

一

相識獨坐爲誰攀音甚嬌婉如閨人尙心微動啓戶視之時正
月望清光如水院中杳無人跡心疑爲鬼亟闔其扉拂榻就寢
屏息不敢出聲無何環珮珊珊寢門竟自闢矣尙於枕上矚矚
苦無所見然而香氣過發嗅之而骨爲之靡未幾聞小語曰王
郎睡乎近在咫尺始能少識肌容纖腰弱態素面紅裙二十許
少婦也第爲目力所限猶未深辨妍媸而口脂遙吹亦旣心醉
乃不畏縮起而曳之使坐曰別來無恙何怨我不相識耶女笑
曰窮措大強作解事予知我爲誰乃見狐來取汝命耳尙竟坦
然惟以目抵女而睫毛幾刺其煩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敷粉
太白古人不我欺矣女頗不耐其視曰人皆具眼一目了然奈
何令眸子逼人至此於是兩相諧謔歡然止宿明旦始別去乃

謂尙曰君實獻之後身妾卽桃葉離鬼而已倦矣情緣未斷因以相投君能與妾久處當令君壽慎勿洩之他人使造言者疑我也尙旣喜得麗質生死俱所不辭遂不懼其鬼而反暱之雖至契密友之前未嘗微露其槩女晝去夕來日益纏綿卽有客乘夜過訪而女之至也無形女之避也無跡私語囁囁垣者寢如充耳笑聲吃吃窺戶者聞其無人其行踪詭秘如此尙益信其眞仙無何而尙疾矣女時來問視湯藥必親儼然伉儷而疾亦小愈獨尙之癡情不斷每值其來欲與之合女忤然辭曰妾誤君幾危猶忍以牀第相薦耶尙不聽強之共寢明日而疾又大作女歎曰予害夫子將不可復爲人矣尙正色曰卽使今爲卿死已愈於徒生何憾爲女終引爲已過幸尙之艱於遠視

遂匿跡韜聲雖日侍尙之左右而不使之一見尙因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無如疾益不起同寓之友咸憂之女亦數夕弗至蓋自尙之疾也女爲情所繫爲憂所迫漸不能隱其形尙雖不覩而人反時一見之甫悉其病源與之契者皆苦口以評尙猶堅諱曰無適鐘山有一道士素持勅勒之術驅遣最靈衆乃相與爲謀不令尙知造請焉道士慨然與偕來至則曰妖氣甚深非符咒所能祛乃度地爲壇四面皆張獵網道士躡禹步作法且戟手而指曰速速良久有黑氣一團微挾赤光自東南而來颯疾如風徑投網內衆視之則一白狐毛雪色口唧小草閃灼有光向之所見其赤者蓋卽此也道士不暇實問急掣劍欲斬之狐匍伏乞命以喙向病室而嘯一若悲不自勝者道士驗其

草爲芝乃擲劍歎曰世之膜視其夫者固此畜之不若也吾幾害天下之節義矣亟命撤其網狐遂展轉仍化爲女衆環矚焉見其妖冶異常因嘖嘖曰無怪乎尙三之見惑也女詣道士請命且自白曰兒前身實係王家桃葉綠奴孽墮落爲狐修持數百年既已悟道前一見尙戀戀綈袍遂狂惑忘其異類不意尙一病沉疴竟乃不救兒籌思無策昨自靈山覓得此草實欲前來救藥行至中途即被擒獲兒以妖妄惑人死乃其分祈師以此物療郎痼疾兒區區之念既遂歿亦無憾言次詞色俱慘衆中多有涕零者反向道士爲女乞憐道士乃呼女而進之曰汝來前夫人之情如水溢則爲灾尙雖不由汝死病實因汝而生烏得無罪乎今饒汝寸誠不加汝譴况尙疾得此亦愈痊後仍

勉事君子戒以寡慾清心不獨可同成地僊亦可以完汝素志
語已太息徑去衆延女入室煎草藥尙一飲而瘳左近羸尪之
夫沾其餘瀝者亦活十數人女遂自此晝見同寓者咸得晤言
女善書頗得鍾王家法丐其一幅一扇無不寶以終身乃尙自
愈後雖益愛重女情好倍篤然不敢過於馳騁遂益堅強居半
年尙返故里女亦與僧但不復露形而倡隨則未之有異也尙
不自諱恒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予初視如雲如茶者直如無
物乃迫一見之幾不能生彼目之灼灼者可不戒哉聞者深頷
其論後尙至五旬道士忽來兩人闔戶飲及夕竟失其所在蓋
與女皆僊去也

外史氏曰太上忘情特不自溺於情中而於人之有情者未

嘗不心焉許之觀道士見女啣芝卽開密網壽壽以節義爲言非因其情而憐之乎至於衆人未必皆鍾情之輩乃爲女所感泣下沾襟反爲之居間而排難情之動人一至於此然非尙之深於情女之癡於情吾知忘情者終屬無情不及情者又何知有情也耶

隨園老人曰近察秋毫遠昧輿薪世之短視者固多也惟此得遇麗人香艷千古不惟可以解嘲抑更可以解醒浩歌子直世間第一解人

馮燠

馮燠字懷仲浙西人友于綦篤無忝厥名弟塋素無賴每傲慢之燠恒笑而不言戚族多不平謂之曰渠弟而若兄何乃無禮

如是壘曰予少失怙恃同胞者唯此一人若以微隙而昆季分
顏庸保長逝者不掩淚泉下乎予不忍於吾親非爲弟也人以
是高之未幾壘之髮妻卒繼娶某氏性極悍每每以事峻其夫
壘益視兄爲陌路箕帚糲鋤恣其詬誶壘之婦漸不能堪亦憤
訴於夫前壘怒曰若亦效長舌者耶牝鷄司晨惟家之索子寒
門不堪有此遂與弟計欲出其妻壘始猶諫阻及納婦言反向
兄前媒蘖嫂短且借端與之鬭每謂兄曰若留嫂盍析吾居於
是壘去婦之志遂決婦故名家女誓不二天長跼天子前流涕
不去壘又以言激壘曰我固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也壘益
恚竟出其婦壘與妻愈益得志壘亦不再言娶煢煢一身盡以
家事子弟壘遂少安然自壘出妻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壘之婦

日漸涼薄家故素封塋與妻日饜梁肉而以緇糲奉兄塋亦隱忍弗言塋以天性不安於中遂與兄計亦欲出其妻塋聞之歎曰家門不幸而有離異之名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吾盍去之遂襪微夜行悄然他往塋本故爲此說以節已過塋既遠去益中奸謀夫婦乃私相慶幸居無何竈突火起延及室廬泯焉盡其所有夫婦日益貧乏不可謂祝融回祿悵悵然目無瞳子也先是塋倉卒去鄉茫無定向因思舅氏某公新任江右遂決計謁之獨行數十里力少倦怠於道周俄有偉丈夫鬚髯如戟騶從甚盛疾馳而過其前見塋卽下曰故人別來無恙塋視之若不相識乃起而揖曰契闊日久偶失記憶望以姓字見示客大笑曰不復念我耶予與兄實同桑

梓竊已識荆今且畧置姓氏有一事亟欲諮君因卽樹下設氍毹與堽並坐而叩之曰昨自故鄉來聞兄有染婦之事信有之乎曰然客曰審是則君以孝悌自居而隄三大罪矣堽愕然亟謂其故客笑曰君之父母以弟付君不能導以和順而任其滅性陵兄將來不可收藥一罪也君之父母爲君授室執婦道數年未聞蒸梨之小過今因昆弟而棄夫婦之倫二罪也君之父毋望君生兒以延祖脉乃竟出妻不娶莫續繻膠卽令君弟有嗣而君儼然無後非三大罪而何堽聞客言流汗浹背乃強與之辯曰兄知其一未解其二白來兄弟之禍無逾於鬪牆僕懼大傷父母心豈反以此爲口實且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靈爲手足去衣服忍爲衣服間手足僕嘗徧觀人世家之不多

以婦故世少賢女子僕因鰥而不續弟子即兄子渠兒即我兒何必徒多擾擾哉客又笑曰君之言何其不達也鄭莊縱段君子譏之魯隱讓桓儒林謬之周公右王而管蔡爲戮以兄弟之有賢不肖也若喻妻子以衣服固已然因手足之故而裸以爲飾即聖人亦無取焉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君又何以處之抑更有加於此乎將如此而止乎原情定律君必有以教之壘語塞客又曰君謂弟之子爲己子語更大謬不然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非謂含飴弄孫一獎已足也意將繁衍椒聊多多益善耳如兄以此事委之弟當年亦何必有兄况子嗣皆關天命君幸而爲伯道固可矣君之弟不幸而爲中郎又將如之何言已嘿乃大悟曰噫噫是僕之罪也亟起再拜客使還坐而詰

之曰君之意將圖其舊姻乎抑別求新特乎答曰舊人雖在吾末如何新者其可哉客曰諸家有小妹頗賢淑仰君高義卽以之奉攀壻訝曰異哉萍水相逢未過數面突以千金之媛相属使僕聞之滋懼矣且僕單寒鷓旅今尙無家得無爲門楣之辱耶客曰不然君篤倫常僕重品望豈敢以門第相高哉請卽同行無須詎退乃以從騎授壻並轡而前途次自言其官閥則黃姓椿名其父卽現任山陽令也行至薄暮始抵其家高門巍煥僕役十數儼有世家風公子肅客下騎同入卽命小奚傳報曰速啓夫人薄情郎已至矣壻聞而心疑亦未遑問入則華堂夏屋備極昌麗有婦人年可五旬冠帔尊貴迎於簷際熟視而笑曰眞吾家佳壻也壻知爲夫人叅謁如禮夫人辭讓而後受

之少坐卽令易衣且言曰今夕日吉時良可成好事憐怪其急方欲起辭俄而簫鼓喧於堂下旋有嬌嬈數人扶新婦出與成禮送入青廬及燭啓視之燭光之下眉目宛然實卽故婦某氏也大駭亟詢之婦惟揮涕不語有頃夫人至乃代白其由蓋婦自被逐而出父母卽遣之他適婦以相舟自誓矢志不從以是觸怒父母將強之婦遂遁跡尼庵欲薙其髮適遇黃夫人憐其志節收養於家公子故豪俠尚義有郭解之風因爲物色焉生使得完聚夫人言之歷歷憐亦抱慙不勝語次婦始謂憐曰君以家之不和遣之使歸今何以仍不見容於悌弟而亦擔簏以出耶妾誠不足惜但思奉事舅姑十年未蒙訶責竊自謂此生無忝矣忽一旦棄之如遺竟同覆水使爲臬爲鵠者得以快

心而滿志則情實不甘耳言之漣然涕泣不能仰闔室咸爲之不平慄更嘿然內媿夫人乃解之曰兒勿氣苦薄倖人誠不足道但今是子家資渠往事皆不須齒及婦因雪涕對曰母再言婚媾事兒已被藥不敢做他想但得郎來一証其是非歿亦無憾今藉大兄力既得表明衷曲請死於郎前以終妾靡他之志語至此詞氣俱烈卽出袖中短刃欲自剄夫人與婢媼持之以力公子遽自外入止之曰妹勿爾爾于竟焉郎來豈反以送若之命耶乃謂慄曰詩有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古人處家室之間良亦有道今一有不睦遽出其身宜其怨也君欲效買臣故事僕不敢強若猶有伉儷之情願早圖樂昌之鏡慄聞夫人言旣已自悔繼見婦狀不禁慘然惟唯隕涕而已公子與夫

人又居間排解遂爲夫婦如初明日夙興雙雙入謝夫人館之於別院外事戒令弗通以故塋家遇災塋竟不與聞年餘公子之父以卓異薦陞某州遣役迎其眷夫人因置酒話別贈以五百金夫婦皆垂淚而謝公子囑塋曰倘不如意可携妹至任所相訪也不數日遂行塋同婦歸里其家已無立錫塋甚駭然因出金置產召弟同居塋見兄嫂偕來亦覺忤愧塋婦私謂其夫曰我固逆料阿伯之有餘蓄也渠實不能捨姆故託言他往携金以就之觀其偕歸事可知已不然黃家縱巨富詎肯以重金畀路人塋以爲然遂播諸里黨漸入塋耳始恚曰我念弟而歸今反以私婦謗我耶予不可再居於是乃以餘金付弟買舟載婦徑詣黃衙公子引謁其父待以壻禮使與公子司衙務絲毫

莫欺甚重之在任五稔黃公致仕歸特析宦囊之半約二三千金與之曰壻棄家佐我不忍見壻無家也壻又驟富甫歸鄉弟卽來謁夫婦又襤襪如丐矣詢以前金則曰屢遭盜劫炮烙幾死今幸有命見兄其他尙可問哉言已涕泣請罪壻仍憐而收之夫婦遂不敢妄爲私議而卒無子惟壻之婦二男繼其宗祧益服黃公子之論往來如姻婭焉

外史氏曰世人多重妻而輕弟懷仲獨能矯之可謂中流砥柱矣然爲弟出妻又不復娶則近於不可繼黃公子侃侃正論原非奪理之詞而救痼疾以藥石馮氏先人冥漠中當爲額手又不止斷者能續作一段佳話已也

昔昔措措

湖南鄒士鉅少有四方之志年僅二旬餘足跡徧天下某年春
又將負販入黔所親以蠻烟瘴雨之鄉山川險阻勸以勿往鄒
不信且慨然曰大丈夫死生有命豈區區者之能爲耶東裝徑
行比及思南等處淫霖爲患跋涉維艱未免有悔於心一日迷
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鳥道良久始踰絕險遠望邨墟似有炊
火而深潭當路猶須循岸而行疲極遂憩於樹下俄見對江有
木筏一人以長竹爲櫂潏潏而來鄒大喜以爲接引者至矣及
少近而視之其人披一短簑週身似無寸縷不知鳥之雌雄立
而招招以手乘槎者亦甚欣欣其疾如駛無何卽識其面兼觀
其身則螺髻雙垂體潔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駭詫爲異物方
將奔避而女子早已登岸操苗音且笑且歌絕不羞澀始悟爲

蠻俗未免少見而多怪因從之登桴女子鼓楫而行共濟同舟
逢此絢艷鄒亦不禁心動輒以手戲之女子漫無避忌爾許時
始渡迷津解錢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且舍所業與之偕
行土語胡盧若將導引鄒亦喜得指南曲折里餘始達邨口時
已天氣昏冥莫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處狀如廟視欸其扉
語鄒曰此猶可居耶君非我族類慎勿他往也其言則華音絕
無啁哳之韻鄒心異之女子即反身自去鄒入祠中惟一樞聊
可棲息黑暗中都無所見亦不知所祀爲何神方假寐而榜腹
苦飢旋聞女子呼之則樽酒盤飧陳於廟堦且酒炙俱溫噉之
亦甚適口鄒因深感其情兼疑其爲結驩之計勢必復來私心
因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數下跡竟杳然忽夜

雨大作浙瀝有聲且聞人語曰措措兒引一佳客來何不見其音倍嬌脆全非苗語已而熒煌內射似有燈光乃起自閤隙覘之則又一女以斗笠罩首僅及其肩白身亦無衣絛惟持尺木若燃藜冒雨而行鄒不禁駭而且笑以爲身入蠻鄉日無裸裎者相值情何以堪正窺望間此女早至戶外竟排闥入矣鄒不能引避直前見之女子凝睇微笑似有黠色徐曰突如其來致以醜形爲人見令予頗瑟縮不安鄒又揖之女子歛羞爲喜相與席地坐而置其木於前鄒始得瞻仰廟像則一女神亦絕無裝飾披髮露體殊與所見者無異疑其地從無市帛不知縫紉故創教者如此也因叩女子姓氏并所居何地所祀何神女子自言爲昔昔與所謂措措者俱令羣神之侍女卽祠內所塑者

也蠶有雌雄此神遂分男女凡婦人行蠶者胥是神主之地名
強硯所居皆生苗距海祇三日程昨夕所過之津卽所名瘴水
也諺之綦詳鄒又曰卿旣苗類何以能漢語卽措措亦何以然
昔昔始歎曰妾與措措均非此間人胥中土之所產也本以鬚
眉來黔貿易一如君之今日不意偶中惡蠶死不甘心訴之於
蠶神蠶神憐之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化身爲女又誓不蠶人
蠶神遂收之位下用爲侍從自蠶神擾於毒龍數往水府姿等
乃漫無統束故得遊戲至此鄒因卽叩其由昔昔未及答而措
措早已入室笑曰姊對生人傾吐底裏得毋使客笑我昔昔微
哂曰婢子太不諳事耶君實有厚福將藉以返故鄉何諱焉二
女遂同坐語鄒曰毒龍悅色其體純陽知蠶神之美數數勸之

食其種類殆盡神懼不得已而親詣海藏自獻其身緣與龍
爲歡不甚主人世事故熱毒亦不甚驗鄒因笑曰據卿言神有
雌雄當成配偶今毒龍恣意貪淫神之雄者能無怒耶昔昔亦
笑曰耶誠解人妾輩所慮者正在此彼一妖不敢與龍爲仇將
以妾等洩其慾深懼其毒故避之不遑鄒曰然則奈何措措忽
正容而答曰昨夕渡君良非無意妾等實人身猶可奉君箕帚
今擬相從而歸爲君立業苗疆非善地願君毋思深入也鄒聞
之俛而自計本已倦游且二美同心爰適所願但不免尙懷前
鼠無何而天已昧爽昔亟起立曰可不可一言而決斷妾輩
亦將束裝他往君勿過於躊躇翮以悞我鄒實不能捨遂欣然
曰諾二女皆大笑曰君盍少俟容妾整頓即可行言已偕出不

半時而旋則俱易男兒裝窄衣禿袖狀類雄苗相偕出廟門又各肩一巨籠顧謂鄒曰持此去喫着不盡無事作汗漫游矣遂行仍循故道以筏渡水而翼鄒登陟其疾如飛過嶺數十廻顧而太息曰舛縱知之亦莫予道也已足夕宿於旅舍適成歡好二女皆柔媚鄒益樂之數日經一苗寨措措與昔昔耳語俱笑不能仰鄒詢之昔昔曰君勿言今夕當有樂地且以之洩吾幽憤鄒益不解措措乃先行至一家門庭軒敞似爲苗之素封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檻上視之狀如蟄蟲蟻屈不伸少頃蠕蠕自動旋即能飛忽不見鄒正愕然措措又囑曰慎毋洩吾事從妾指揮且倍於曩夕之樂鄒姑領之俄而門皆洞開老者少者男婦雜遝而出見鄒叩首無算狀甚殷懃其人皆熟苗亦嘗種蠶

之家也鄒頓悟坦然屹立昔昔厲聲曰神實怒汝可治筵以享
吾客吾當爲汝解紛其中有賴家長者卽應之如嚮延入與二
女俱入中庭設酌肴核紛陳闔家奔走恐後微酣昔昔命以歌
舉不敢辭少婦數人聯袂而前雖不解所謳何語而音韻清婉
頗可悅心措措又擇一笄女年僅破瓜戲令去衣把鏡女微有
愠色昔昔卽怒而起主人甚懼長跪乞哀昔昔叱之如犬彘且
命曰自媼以外有不去視者死不恕舉室震恐無敢違未幾白
鳥翼翼環於座側肉屏風不能過焉措措又牽少女使於鄒側
並坐鄒已醉不禁其狂交吻捫身靡所不至措措與昔昔皆鼓
掌遽令荐寢於鄒主人不敢逆昔措亦同處室內待旦而行其
家反拜送之過於奴隸出鄒昔昔始告鄒曰此苗蠱數人致貲

巨萬今若此亦足以報矣鄒亦嘻笑不絕自是每過蠱家輒矚之如前比及楚界皆曰今至文物之邦不可仍前草草出歲中異寶市其一二得錢萬緡乃買舟治裝二女始易弁而弁色既殊尤衣以文錦又僮婢僕數人煥赫不殊富室鄒本無妻孥乃以昔昔主家政而措措副之亦彼此無妬心至其麓中皆珍異取以易貨金錢萬計市產構居一切資用不乏鄒既饒裕兼對麗人不再作遠遊想期年各舉一男鄒益欣快忽一夕昔昔謂鄒曰蠱神與龍媾不勝其淫毒昨已命盡床第其雄者雖在已無能爲自今南適苗土者可以安枕無患已鄒姑且信且疑或以語人亦無有考掘其言者

外史氏曰諸蠱之毒無逾金蠱雖苗人之貪狠爲之而濟其

惡者實維是物毒龍具大法力勸而好之且因以斃之雖近於附會洵快人心况戴記云種蠱之家其婦女多爲神淫則昔惜之所爲良亦有徵可信若二女之不以苟合不以色姪是居濁亂之鄉猶具清明之氣信乎其爲不昧本來者矣

溫玉

孝廉陳鳳梧風流瀟灑人也祖居紹興寄籍宛平弱冠卽掇巍科人皆以神童目之家在京城甘水橋宅後有小樓三楹卽乃尊侍御公休沐處也孝廉初猶登嘯及公捐館不忍手澤之存遂閉之已數稔矣一夕月明孝廉訪戴歸甚遲家人皆已熟寐唯留小童應門孝廉入因貪月色不忍就枕乃自檢松柴命童澆器將以煮茗俄聞笛聲嫋嫋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蹀然聽

之宛在樓上孝廉駭然毛髮盡聳凜乎不敢獨醒遽歸寢平明
即起將往踪跡家人知而力沮弗聽至則蠨蛸在戶軒檻積塵
甫啓扇有巨物叩門而去孝廉股栗仰視之六翮凌空則鵬也
蓋公沒五年此樓未闢物遂巢其中然門窓封識亦不知其何
自而入良足詫異孝廉聊少定然後入觀典冊茫無人跡又絕
無可怪惟愴懷洒淚而已乃仍闔之而歸至夜靜伺之漏下三
鼓其聲又作諦聽焉音甚厲曼則非復向之嗚咽者矣翌日孝
廉具衣冠敬詣樓下祝曰仙乎鬼乎何駭人聽聞至此也倘有
妙音請容面領毋過吝言已返案頭卽有速客束轡視之字
迹婉麗一則溫玉一則柔娘蓋皆園中女字也乃大駭以問家
人舉茫然莫知所自闔室驚疑靡不惴惴及昏孝廉欲赴其約

太夫人恩訶止之因假寐俟人俱寢悄然獨往未至早有小青衣妖冶非常迎于門際笑曰知音人誠巨膽哉二位娘子固俟之久矣遂導之同行旋聞椒蘭馥郁來自半天遙睇樓頭二美繚袖凭欄意似徙倚無聊月下遇之香霧雲鬢清輝玉臂不欲垂憐而不能也因拾級而登直前揖曰庸耳俗腸未嫻音律倚蒙召以雅集能無媿乎一美人微哂曰旣非顧曲周郎奈何諄請妙部此言亦誰能信之語次睨其貌一則玉潤珠圓端然百媚一則花愁柳怨笑可傾城均衣五銖衣束百寶裙環佩珊珊寔天人也孝廉自詫爲奇遇因曰客夕清音遙聆之若出兩人而各擅所長願卽于此賜教使得饜飫其可歟其未言者亦哂曰勿遽若此豈登徒子之牀頭猶有所系戀耶乃出袖中玉笛

爲奏一曲卽前一夕所聞者恍乎若鶴之清唳鴈之哀鳴淒淒然使人淚下未闕彼美一人卽舉翠袂揮之曰妹勿作此斷腸聲反令佳客不快遂命青衣以笙來倚檻和之聲如和鳴之鳳共嘯之鸞哀者以喜怨者以舒蓋卽隔夜所聆者而纏綿過之矣曲旣終乃展姓氏始識吹笙者卽溫玉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孝廉與溫玉晤語談及古今聲伎無不叩之卽鳴獨柔娘低鬟掩袂對月無言一似重有憂者孝廉疑而詰之玉曰癡妮子故常作此態君勿深怪可也夜旣半青衣促歸玉顧孝廉曰有客無酒良夜不懽君能作東道主當過蕭齋奉訪耳孝廉敬諾約以明夕遂下胡梯冉冉過樓東而去不知其所往孝廉亦潛歸臥室母妻皆不覺早起諱不言言旁午入齋僞作拈毫

狀至暮托言會文未竣遂不入內命僮僕被來設榻佈衾且密
置酒饌秉燭俟之惟虞其爽約直至漏下二鼓雙美偕來笑語
生春非復日前之羞澀矣入室雜坐履舄交加孝廉將自起煖
酒溫玉以目視青衣曰不可重勞主人因命以代之酒甫三行
少酣春色孝廉起請盡昨夕未盡之妙玉辭曰耳目較近鳴則
驚人遂不復作唯浮白歡飲射覆藏鈎以祈爾爵而已無何玉
山盡頽眉目蕩然玉乃離席謂柔曰妹盍留此乎且歸柔作羞
態曰儂不慣與生人臥此事終須遜姊玉笑曰汝先吹笛以邀
風月何人乃敢僭耶遂凭青衣肩踉蹌而返孝廉興柔解衣柔
低曰妾尙藏縫耶君幸勿狂恭也孝廉笑曰敬如卿命既合柔
不勝鑿枘之苦猩血流丹嬌啼宛轉孝廉熟玩之肌不豐而若

無骨態不勝而若爭妍衽席之間極人世之樂焉詰旦柔攬衣
先起謂孝廉曰郎君尙有新人妾請明日來遂珊珊自去孝廉
因詐稱抱恙不返內寢太夫人與其細君咸來問視孝廉以心
神不爽願屏煩囂謝去之人故舊之疑也將夜仍藏斗酒以待
玉來跂望久之宵深果至則僅玉一人並青衣亦不復隨燈下
促膝觥籌交錯玉之倜儻尤勝於柔酒未酣孝廉之情已蕩促
之就寢玉笑而起曰清狂如此宜其渴病難醫也因而銀缸笑
吹羅襦偷解狎之雖故處予而枕席之情頗爲流動抑且溫軟
如擁絮柔賦若鎔脂容則滿月生輝態亦名花歛藥用兩夕而
二難並薦歡娛已久曙色盈眸玉將起乃語孝廉曰兩斧伐孤
木君知之乎妾去而妹已來妹行而妾又至君以一身當之鮮

不敗也。君計今且就內寢約五夕妾等一會如此則君之精力已復卽妾等之情好不更能于永固乎孝廉感其愛已深領之玉旣去孝廉亦起將返內室而恍惚如有所失良久乃能記憶愴然曰柔約今夕來我何可負渠也因復臥少頃母妻踵至仍以病爲辭留宿于外然心爲酒色所蠱飲食亦銳減人遂深信其疾太夫人將爲延醫堅謝不願柔至夜復來纏綿倍勝于前昔猶嬌而怯今則柔且媚矣臨別問玉姊來不孝廉以首示之意柔輒然頗有喜色及夕復至笑語曰妾今來代彼當夕矣孝廉因告以五夕之約柔忽嬌嗔曰妖婢竟喬獻慙慙耶妾告君渠非我仙侶實狐也必別有柔濃行故以此紿君不然豈有相愛而能遽舍者言已歡洽如常將去且囑曰君勿漏言反似

妾妬也至夕玉仍杳然孝廉亦疑之而不知其爲蕩柔故自是柔之至無虛夕而孝廉遂憔悴不勝矣迨及旬終玉始夜至入室卽驚曰君豈未懸此榻耶不然何形神之憊也孝廉以愛柔故堅諱之及寢玉見有異益詰之乃言柔來大屢且渠謂若爲狐囑予勿洩玉聞之大恚曰誤與兒子同事幾于我以殺郎名渠乃某家小女奴已多年當明末時闖逆寇都自縊而死者因亂中稿葬于君之後樓下尊大人在日福德俱隆渠乃深自潛藏今以樓虛遂據之妾與之音律相知以時往來故得相偕見君也已而笑曰渠亦爲情所殫耳雖然郎君則枯瘠矣俟明夕來妾當爲君止之雞鳴遂去孝廉確知爲鬼狐始悚懼欲徙而慙報未及言是夜柔與玉果偕來玉詆柔曰妹謂我爲狐妹獨

非鬼耶何事人以色而不愛人以德也柔赧然無詞以對玉刺
刺不休柔則低蛾歛黛愁態可掬蓋柔自遇孝廉不再如向之
幽怨今復見之不覺排側乃解之曰渠實愛我子何相尤之深
耶玉艷然紅漲於面曰君旣左袒妾不能與人分謗也拂衣徑
出柔雖仍留亦不盡歡而罷閱一日而孝廉之真疾作形色支
離艸氣困憊太夫人堅挺之內寢而玉與柔俱絕迹病旣彌留
闔家憂戚孝廉正當沉頓忽夢玉揮淚而來語之曰君不納妾
言幾殆矣然祿籍固未絕也妾爲君疾探藥嵩山觸怒嶽神墮
崖而死今與柔妹同在冥途可勝慨哉言之慘然孝廉亦大慟
玉又曰某醫精于長桑亟延之二暨子或可驅也言已孝廉卽
驚覺如其所教物色之果得和緩委以治療病乃痊孝廉旣愈

恒感玉之德而悲其死之慘且更思柔不置也猶處輒冀其來
竟杳然又明年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歸居空寂益思念之良
夜淒清寢不能寐倏見向之青衣默然徑入告孝廉曰玉嬈子
傳語郎君三日後相俟于門外見有殯女者如是如是則驚膠
可續也孝廉詰其詳答曰嬈子死訴之緣帝廉得其實憐娘子
之節許令更生因與君舊緣未斷故將奪舍復圓耳孝廉因并
前柔之近況青衣曰彼愧見郎君且冥司發牒行將往生他處
矣孝廉方將研詰遽歛其袂而退越三朝俟之門外果有扶柩
而過者覆以紅毡送者皆衣青絕無緇素察其女也驚而語之
曰人故未死何葬耶眾愕然而柩重遂不能舉旋問棺中嚶嚶
而言曰我已活將復閔死矣乃大驚女之父爲某部郎正此弱

息既葬而殽深痛之歿不忍殮其復生今聞此喜出望外不
以爲異也第恨通衢無可止之所正倉棹問柩中呼聲倍急孝
廉乃前致詞曰若無地足肩乎此大好事也固可也部郎大
喜深感之遂昇女櫬入孝廉之門家人咸驚怪孝廉堅執其可
甫開棺而女已瞿然起矣竊睨之貌甚姣好雖瘦怯與玉無殊
部郎又請假外舍俾其小憩孝廉無難色徑啓霽齋命衆扶入
部郎益啣其德展問殷勤知爲世家子且登桂榜頓思以女字
之而恐其有耦私詢僮僕知方鼓盆益大悅因變薤露之歌爲
伐柯之咏而鳳卜以諧孝廉喜治筵相款且命焚其櫬于郭以
彰其奇觀者如堵焉至暮以香車送女歸櫟吉納采而舊絃復
續迨至親迎之夕甫啓袱女卽凝睇如舊相識而未敢遽洩及

宵乃欲獻言曰妾爲君兩夕之歡犯至險而踰越君亦憐之乎
孝廉曰然藏之寸心無時可忘以子之懇固早鑒之矣玉笑曰
使柔妹更生君視之當勝妾什倍孝廉亦笑曰子未忘情已事
耶遂相携就寢玉曰兩以女身事君人之受屈唯一妾之痛楚
有二矣旣交渥丹浹席女之畏縮倍于前而款洽則無異于舊
焉夙興卽起謂孝廉曰妾今日乃可覩見矣以前眞所謂妾身
未分明何以見姑嫜也乃盥濯入朝太夫人因其婉婉深喜之
嗣是燕爾情濃夕無虛度孝廉戲詰之曰若不虞我再病耶玉
頽頽答曰今非昔比也鬼與狐皆異類五夕且不堪況源源而
來乎今以人身侍巾櫛則坎離交濟雖少過無傷也孝廉信頷
其論一夕忽語孝廉曰曩者之讖驗矣妾昨夢柔來訣別渠羞

與郎見故命妾報知渠已托生某家十五年後可至廣陵相訪也孝廉時已得隴不復望蜀惟詰曰自經者亦能轉輪耶答曰渠有德而無罪且幽沉已久合生男身因思君故特戀爲女耳孝廉感其言然亦姑置之後孝廉屢躋春闈竟以明經授邑宰初任新蔡有政聲驟擢秦州牧十年不遷俄以卓異陞安慶守擢眷渡淮當過邗溝固已十有五稔矣玉謂之曰亭瀛郎卽此已是君豈忘揚州之夢耶時玉已兩索皆男孝廉雅不欲因玉固請乃從之爲留十日大瘡于瘦馬家玉皆曰非瀕行矣有貧嫗携小女郎乞食于驛卒玉適從太夫人游平山堂歸見之曰是已卽告孝廉託言購婢遂得之玉携之歸室泫然曰妹何一寒至此女不解所謂而星眸炯炯然亦注視不移玉親爲盥櫛

眉目煥然詢其年果十五因仍以柔字之不欲沒其舊也及夜
定情孝廉試其啼笑宛然一柔益狂喜謂玉言不謬履教任後
玉雖主中饋而視柔若匹敵每讓一夕曰吾以補十五年之缺
欠也期年柔亦誕一子未幾孝廉以內艱歸遂不出仕遨遊于
溫柔之鄉以終老

外史氏曰玉以溫名取其德也女字以此殆無愧乎蓋婦之
美德不過曰不妬不淫而已女讓朝夕不妬也約以五夕不
淫也且能爲夫子死猶欲爲夫子生其賢如此獻帝雖震怒
亦應憐威矣卒之碎者復全分者復合溫其如玉不致徒悼
于重泉宜也若柔娘獨無可取惟願爲女一節聊可解嘲然
非溫玉之淑又烏能附驥尾以傳也哉

隨園老人曰人謂似聊齋蓮香傳余亦謂似聊齋蓮香傳然
非鬼狐之跡略同人亦烏從尋針線迹耶事奇文奇安在蓮
香後不可復有溫玉

睡姬

某貴客娶一美妾以色專房而其性善睡每每至旦弗覺卽當
白晝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知其有異也一日立閒塔似與
人偶語入閨卽就枕竟至三日弗悟貴客始疑而詢之初不肯
言及詰之再三甫自述曰妾隸芙蓉城主爲謳者以過見謫雖
居人世而夢寐中時往供役焚贖前愆仍居仙境昨爲石君誕
日羣仙畢集妾以職司不克過返以致見疑于公恕之幸甚貴
官殊不信因曰若能導我一游以實此言則可道否則敲朴不
螢窓異草初編

遠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處此世如塵樞弱草去留惟公死生亦惟公決不敢以天上瓊樓爲人間激瀦之地也貴客甚恚其言而因愛不能割隨亦置之居數年妾忽病漸且不起貴客憐之時就床頭問視妾忽泫然曰感公厚愛誠未易報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關今其時矣盍就良夜以行以償公之夙願貴官大喜亟詢以出遊之策答曰公自屏人獨臥妾能導君同往甚勿洩貴官領之及夕宿于外齋果夢妾靚粧如平時而衣一五銖之衣雖采爛然迥非第中所有且控一鶴一鸞立請命駕貴官勉跨其鶴欲卽凌空而起懼其墜眼目而行少頃若蹈寶地張目顧瞻妾與鸞鶴俱失所在遙觀重城金碧交映四圍皆植異樹高數丈五色纈紵迨近而諦觀果皆錦城所植者

香數里可聞心益悅乃徐步而前方及闔閭之側忽一披髮少年乘小驪駒自門出貌絕美而駘蕩動人貴官素嗜男色見而悅之因囑之以目少年覺之一顧即停轡與言詢之曰公何爲者而來此見城貴客大驚自白其故少年大笑曰石曼卿死而主此其所治者皆鬼耳豈遂曷瀛洲之比亦號爲神仙之境耶貴官猶以妄言與之辯少年曰公之妾將死而歸此公未捐館何以偕來卽此可知矣貴官頓悟懼不能返少年竟乘騎與詣曰閨中人不免誤公請與某愚乘當以公歸無足慮貴客因感謝固遜少年居前而已乃自後擁之雙人匹馬背腹相交隔衣熨貼之餘覺肌膚之柔靡旣足蕩心而薌澤近聞益爲動情貴官于此擱不欲還歸而欲與少年俱逝因問詰其來此之故答

曰子居中山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勝潛來一游詎意陰氣盛
熾不可以居故乘如敝蹤而去之貴客信其言而恍惚中行且
數里少年曰至矣貴官舉首四顧別更一境重樓複閣掩映山
坳花木亦甚葱蒨但妍艷而無雅致貴官反顧而樂之以爲相
去遠甚少年延入置酒歡飲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選少年又曰
此方丈之山金仙所居非公有緣區區者烏能至此酒酣少年
又進以媚技漸至狎褻貴官情不能遏頗思爲鑽研之計俄聞
鶯聲囀囀少年色頓變侍者亦甚倉皇旋有赤色如匹練直達
中樞則一麗人含怒自外入視之乃其妾也鸞鶴猶翔其側貴
官大慙迴顧少年已化爲石卵大儘盈掬妾掇之迴噴爲笑曰
是兒亦太不自量然亦公之福薄今請奉公歸家人當凝望矣

貴官抱愧復跨鶴上升一時屋宇都渺怪壑懸岩慄乎其不可
留也歸齋中轉側而悟且聞人噪曰公薨矣醒而詰其故則
臥已兩朝夕矣大駭方命人視妾而妾已使婢來邀亟起詣其
室妾卽執手永訣曰本意引公入勝不期鸞鴻速以致惑于
邪妖寃亦足以釋公之惑已今將返妾故居不得再充下陳慎
勿過悲因以圓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剖之當獲寶玉猶
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殺風景怨妾言訖遽然而逝貴官知其仙
厚加葬具題之曰睡姬之墓卽以石示玉人破其璞得明視一
枚朱眼霜毫天然工巧因寶之佩以終身斯須未嘗去焉

外史氏曰究是妾之狡猾不使塵中貴人深歷地天勝境不
然重門擊柝猶防暴客豈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哉至于

黑甜鄉中原有樂趣固不俟姬之導引然後如入華胥人患不善睡不暇睡耳果如姬之高枕縱不居芙蓉城亦平生第一快事

張仙

人之艱於嗣者多繪張仙以奉之以其能衛厥子孫也其像爲美丈夫錦袍角帶廣頤豐髭左挾彈右攝丸飄飄乎有霞舉之勢仰視雲中一犬叫嘯而去蓋卽俗所謂天狗也某縣一畫師尤善於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勃勃有神氣且遇小兒驚啼嚙之輒應人以其神之遠近數百里奔走相求其門若市畫師遂因是致富縣東數里許某邨有民家娶婦而美數年不育乃親詣畫師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歸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

潔旬餘夫偶他出婦獨寢卽有偉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以昔鑒汝誠忠以靈鑒錫汝但汝夫痿弱不克播種今來代若耕耨庶幾黍稷可望汝勿驚訝言已解衣使將登床婦睨其美亦心動欣然容納歡好達曙始攬衣下榻整束端嚴冉冉而沒視之則已身入嚮中矣婦益信其靈感夫歸亦秘而不告嗣是益隆情好夫不在卽來婦亦不拒積漸縱恣夫在亦來婦遂不能諱醜然傾吐猶以爲神之佑之也夫察其迹知爲妖異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幘首有細字一行諦視焉則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詫其奇燬之信亟越數日間某畫師無疾暴卒驚而偵訪其徒有與婦之夫識者密以相告始得其顛末蓋畫師見婦心志動搖無能自主畫成乃戲書其生年於軸且

祝曰倘有夙緣當卽於夢中相晤也後旬餘果夢與婦狎自以爲奇遇閒與人私述爲笑其徒以是聞之及婦之夫焚其像畫師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熱吾軀吾無生矣言訖遂卒周身焦灼如燦焉婦之夫聞而大快益以宣播不旬日而畫師所繪之像早已盡成灰燼矣

外史氏曰張仙本花蕊夫人捏造者史載夫人自入宋宮每思後主不置乃繪像以祀之嗣因藝祖詢及乃詭詞以對非實有是神也則夫畫工之靈由筆而入似無足爲神蓋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爲祟耶鄉人一炬總足解醒臆園老人曰以雋筆破俗情幾令世間假神道無處生活

守一女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邨有笄女爲賊所得悅其美并其父母
弱弟拘係之謂不從汚將舉一家盡殲之無噍類其父母握手
涕泣不敢默亦不忍語也女已有叔竹在胸稱慨然曰兒之身
父母所生辱兒身卽辱父母義固萬無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
死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是背罔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
肯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爲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
以生女爲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于卽事之否則寧
死不辱無敢以父母爲念其父母亟白於賊主者實一渠魁欣
然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給已堅不許女乃太息
曰天平子非不死實不能死也徑趨賊幕俟與成婚絕不作兒
女子態賊旣納女以兼金贈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

別女言笑自若惟以一布裹縫紉甚密付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爲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敗俱駢首受戮所掠子女盡放之盧家女亦歸其邨墟時賊已盡平人皆旋里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爲不可父母笑曰向特不得已豈賊也而將爲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爲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與兒俱死兒卽淫賤亦不忍偷生乃旣爲視而事賊是猶牽命而嫁賊一醺烏可再醺重辱父母之遺乎卽索布裹折視之則驪珠在焉因號泣曰以此還父世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案倩人題守一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父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歿猶嗟嘆曰遲

矣挽矣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也

外史氏曰嗚呼名節至重吾人何敢妄言然以情理揆之守一身之節殞全家之命烈而似近於忍此以父母之命爲詞得免父母於死又守一不變者差爲反經合權雖然婦人之身固不可如此女子而如此其可訓不可訓則又非聖賢莫與定論矣吾曹敢乎哉

柳青卿

文安戴敬宸學富而貌癯倬軀碩腹腰大十圍且年未三十鬚髭滿頰面皮幾無隙地人因以毛胖目之康熙戊子以明經登進士第餘補奉陽令邑人以爲士元再來閭閻中聞宰之親靡不竊笑而拊眉其見陋於人如此蒞任期年以事赴省幕宿於螢窓異草初編

某縣紳家紳家故有廢樓久局因宰至始蕪除之以安其行李
戴與紳飲夜深始登其樓唯一僕從餘皆寢於下戴病酒不克
遽寐輾轉間漏下已三歛聞異香發於榻側嗅之有桂之清而
兼麝之馥戴以爲樓前所植者亦不之異已而笑聲吃吃乃亟
張目以視則少婦艷絕掩口胡盧立於燭下戴知爲異類更不
呼僕蹶然突起將白身執之婦倉皇欲遁且匿笑曰尊範若此
不亦難爲佳人願卽退避三舍言已而趨適足纏微鬆帶挂於
板竟顛躓不能脫遂爲戴所獲率以就榻詢所從來乃賴顏答
曰妾柳姓小字青卿實狐也服役衡山塗滿將歸因喜此樓幽
靜暫僦居之不意君之涉吾地也詣次口脂之馨渾如百合戴
不覺心旌動搖強之解衣柳笑曰凡狐皆能祟人遇之輒死以

君之品猶可求減何反舍生就之言訖以紅袖掩口仍復胡盧
戴素以貌自憎今更不見納於狐益大恚逼近柳軀親鬆其扣
慨然曰死則死耳與其爲醜鬼以生毋寧因妖狐而死誰復能
堪此鄙薄柳以纖指彈其腹曰身挂五斗袋而強人歡合君真
不自量矣戴弗聽益力持之羅襦綻解薌澤近聞覺其竟體芳
馥神魂飛越柳亦不勝羞赧乃自登榻引戴衾冒首而臥戴亦
情炎不能姑待啓衾而入遂相歡好事已柳將戴髻微哂曰於
思於思棄甲富離戴亦笑曰於思於思從此弗離相與大嚔柳
因轉側又笑曰楊家阿環與祿山爲好以今觀之真大難事俄
而鷄鳴柳著衣先起辭戴欲行戴挽之堅訂後約柳曰倉猝呈
身此體遂爲君有去誠無所之但君有公務妾不敢消俟返琴

堂妾自趨赴從此與鬚偕老矣乃以香囊留贈珍重而別晨起
戴亦不與紳言徑趨省卜謁見院司事竣過歸初猶慮柳之爽
約也重過紳家未當止宿乃誦毛詩兩聯望樓而祝曰無我覯
兮不寔好也無我鬚兮不寔故也祝訖始行抵署宿於外寢以
其其來宵未分而柳果至舉簾徑入笑謂戴曰閨人皆畏肥我
意獨憐鬚遂引身與戴並坐諧謔甚歡從此夜現晝藏渺無去
志署中人亦罕有知者一日忽語戴曰衡嶽諸姊妹皆欲晤君
兼爲妾賀明夜盍一行戴問筵設何所答曰天上戴嗤其妄柳
正色曰君以妾不能登天耶青雲獨步君輩肯夸大之詞視妾
之干霄直上則浮而不實矣話已復曰佳須易好面目如此肉
粲粲而毛毵毵笑當不可耐戴姑領之亦未深信明夕柳襟

一物來謂戴曰爲君製造費盡匠心可著之然後偕往戴展視
則人皮如蟬蛻圓目宛然宮髯皆具乃大駭柳令諦視以素絹
製成者無縫紉迹如織女天衣始信其神柳令戴裸而著之膚
革之充饒忽焉頓縮獨至於腹墜墜然急不能納柳乃笑而撫
之田杜甫杜甫無骨有肉消瘦些兒送汝歸蜀戴不覺大笑腹
遽小迨及於元凡所謂美且鬚美且偲者肯歸於無何有之鄉
卽欲效毛遂處囊穎脫而出亦不可得已著訖戴於燭下索鏡
自臨見其面部頓清無復擾擾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不禁擲鏡
大喜柳又進以鮮衣百端修飾則儼然美丈夫矣潤色甫畢戴
卽請行柳語曰君至彼勿貪杯中物適可而止恐沉醉或洩吾
事戴敬諾甫出寢戶夜黑如漆戴恍惚如行雲霧中柳時以纖

腕夾持其腋自後而吹噓之積漸而高身不自主彷彿如陟層
梯不知其幾千百級須臾至一處朱門洞開飾以金玉有石獸
二高丈許臥於左右兩楹燎巨燭熈熈畢見榜曰衡帝驂鸞之
館蓋卽嶽主之離宮也叩引戴入至其門無人登其堂亦無人
轉折而西別有側戶又入之迴廊曲檻皆懸絳紗窺院中花竹
森秀清芬襲人中屋五楹燈光外射柳與戴猶未及階聞室中
人語曰司香子延客至矣卽有麗人四五從簾間嬈婷而出俱
宮裝畫衣脩極妖艷迎迓曰過勞曷履遠乘琴堂一觀壺冰爽
人眉宇姿媚不勝景仰戴遂謝入室則酒香茗氣玩好粉陳彝
鼎圖書極其典重南嚮設二筵饌豆楚列衆遜戴首坐相顧目
語若有所疑訝未能釋然戴會其意坦然卽席撫其桐皆以異

錦製就香軟殊常衆又推柳與戴聯肩坐笑曰數旬夫妻今夕
合盃不可謂非晚也柳亦笑答曰暮夜倉猝無從得酒業以香
唾代之矣此夕當是與姊輩會親離晚何傷衆俱頤赤曰婢子
亦大無賴於是履舄交錯相對舉觴酒微酣衆嗅戴身馥郁不
知其以香囊佩也咸戲曰近燕者果無病耶柳又笑曰同器者
宜爾脫遇卿輩恐亦十年尙有臭衆大譁曰汝今者亦入鮑魚
之肆矣因詰曰若言使君貌不揚今見之何不逮予所聞戴時
已醺然乃代答曰欲妍則妍欲媼則媼妍媼固任人自爲耳卿
何惑乎柳急以目止之衆中有覺者堅以詰戴且置巨盎於前
曰不言以斯爲爾辭戴懼量不勝始約畧述之衆戲剝其革削
然有聲甫及頰下而廬山之面目已出衆美凝睇亂草橫生飛

蓬滿目不禁捧腹絕倒柳大有慙色扶戴亟出曰醉人無知竟使人窺見底裏戴昏然覺其身如墜醒則臥於衍薺草已無存并柳亦不見自是思之雖苦亦絕不再來年餘丁外艱匆遽歸里行及宜陽道上見柳偕一美少年從騎十數馳騁於茂草間使人傳語謝戴曰青卿致意渠非狐實嶽帝之司香女也自君露形數見笑於僚輩以故難堅舊好今已改適郭指揮相得甚歡幸無以爲念言已俱穿榛莽而去家人始知其事後戴屢爲人言且出香囊以爲質有見之者精工芬釅洵非塵世物也

外史氏曰夫不若人嫖母猶以爲耻况絕代之妹哉今世之慧女子亦多有譽夫之癖每一出門輒爲之加意整飾孰知大醉狼藉最能壞人體面耶然使長宵訪戴興盡而返必無

此一跌佳話柳之不幸乃戴之深幸也

珊瑚

許臯鶴太史未第時讀書於溧水書院有同舍生孫某素同筆研爲莫逆交數年肄業無所就棄儒而商隨人航海遂不復疑其溺於弱水死矣太史既貴恒思憶之嗣遇冊封暹羅太史充副使遠涉海外既竣使事歸途遇颶覆其舟故事凡事使入海正副使皆輿櫬而行以備不虞櫬前釘一金字牌題曰使某國某官某公之靈以爲識事迫則先臥其中束手待斃而已太史既罹水厄無復生望在柩中載沉載浮聽其所之不葬魚腹爲厚幸忽聞人語曰此予之故人也奚爲至於此命啓其棺太史始敢展視熟視之則孫某也羽衣星冠儀從甚赫已身亦在焉

嶼間無復洪濤汎濫矣亟起離櫬拜謝孫握其手曰貴人犯險
良不易請即寒家小憩把袂以行入島不數武遠望朱甍碧瓦
幾將王侯至則高閣邃宅闔者十餘人趨前盤噓移引太史入
至一廳事願曰鈞然鋪設之華目所未覩甫揖坐卽命酒曰震
驚之後非此不足以鎮之太史稱謝須臾苾芬旅進珍錯盈席
食之鮮美多不能舉其名其酒紺碧色味甚醇孫語曰此卽東
海之扶桑露也太史驚詢之其地屬高麗國界蓋已順流而東
幾千里矣益大駭又詢孫近況笑而不答旣而命細君來使者
卽入旋聞環珮琤然異香襲鼻有小鬟十數皆黧粧自屏後引
媼人出冠飛鳳之冠蹕文鴛之履霞衣霓裳貌甚姣好當筵再
拜太史欲避之孫舉其袂曰以君通家之好故令出見何作此

孺生態太史小孫二歲因以嫂禮見之麗人拜訖另席坐太史以其醜絕不敢仰視孫乃謂麗人曰阿姊年已長未擇所適此我之故友當時之貴人也因封王懼難得以及此蓋字之乎麗人始晚太史意似首肯孫又曰此君文章事業當代知名卿勿悞人好事麗人乃起曰阿姊性拘容入商之當有以報命遂冉冉而去太史聞與議姻亟辭曰兄言固不當違但身任天憲恐掛彈章弗敢諧孫笑曰君誤矣此地僻處海隅不通諸邦兄非漂沒亦不能至此今卽欲過歸復命實難不翼而飛若俟風帆十餘年不止獨居寂寞情何以堪且予稔知兄尙無嗣宗祀亦重事不可爾辭太史究以朝命爲嫌孫曰蘇武持節亦曾娶婦兄獨未之聞耶正紛議未決麗人復出曰珊珊諧矣一唯姊丈

之命是聽孫因笑謂麗人謂太史曰此卽若人之妹也君熟視之較之故鄉人何如耶太史意乃定復以姻婭禮拜孫夫婦咸大悅呼之以許郎蓋從女家稱之也麗人遂同坐談讌至夕孫曰今宵是日不吉且許郎初經危險神氣未復嘉禮須俟來朝乃送太史於堂側精室已亦命僕襪被來曰久不與故人抵足今當小罄別幃遂聯床共臥蓋孫偕伴入洋亦遭沉舟之厄正漂流間遇一叟拯之以杖挽之旋登是島喜其風雅贊之爲壻岳任姓卽東海釣鰲者也有二女長曰瑟瑟幼曰珊瑚因厭塵囂故以瑟瑟字孫而屬其家乃去邀遊六極不再返孫重其家政更從裴泰道少知去來事是夕歷歷爲太史述之直至夜分始寐翌日發東召客至者數十人皆女之戚族半爲任姓衣製

絕古狀貌奇偉堂中簫鼓教曹金玉璀璨太史仍以原衣冠與
客相見互致企仰良時已屆羣婢擁女出堂腰絡重遮綰金步
搖衣翠羽斲妝束若天僊交拜已送入青廬孫自張筵飲諸眷
太史與女對坐飲合歡之盃綰同心之結忽婢以彩箋進曰阿
姊以郎君清華貴客染翰鳳池催粧無詩合悉必當有句願賜
數行以誌今夕之勝太史微笑即取筆揮曰別卻黃麻鴛彩虹
乘槎今入斗牛宮不須更把支機贈自有皇華傲粉紅腕未及
停又一婢自外入曰大姊有詩申賀即出小紅牋太史讀之其
詩曰使星耀自九重天金屋新看結好緣寄語劉郎須得意桃
源還勝杏花前詩甚清艷太史爲之闌筆女命婢取二作流覽
良久微哂曰差堪伯仲均未足愜吾意乃以目視婢婢進彤管

女即書曰倏爲彩鳳脚書去旋作文鴛鴦偶來舊是紫微花下
客挑燈試看海棠開太史覽詩大笑曰真吾敵也然而新紅可
試矣遽命撤燭擁女入幃女辨澁不克自主已而噴香吐
鵲啼血綢繆嬌怯歡倍生平景起譟孫夢世夜有佳作者太史
以三詩示之孫浩然曰君才十倍曹丕吾豈能與許爭乎太史
亦笑曰弟實不敢與諸任齒太史居島中六年夫婦燕婉如一
日暇則詩篇倡和服食皆孫供其女誕二男一女俱已旬旬太
史忽思歸且臥病孫知之慰曰無須惆悵間有使命入朝鮮今
將返棹可附舟以歸太史驟然疾頓愈孫爲具小艇載餼糧擇
吉令行太史與女訣別執手嗚咽孫曰君姑錦旋視妻孥無用
依依五年後當有會期太史遂登舟至海中船輕而不溺一日

夜遂抵海邦適輶軒出境逆語之中有太史同年某見之大驚
曰君之正使某公遇救得不死復命時言君之屍體無獲君故
無恙耶太史匿其情惟云漂至海島賴居民撈救無力難歸今
聞勅使東來故願望見衆皆喜爲太史易衣遂同回朝部議以
太史犯難有功擢給諫家人始知其尚在平其塚焚其樹闔門
稱慶後值七年之期果有高麗之使家人皆不欲太史力請於
廷又乘傳以出使事畢暴卒於舟旣殮棺輕於紙異而啓之空
空如也蓋隨孫僊去云

外史氏曰君言不宿於家未及反命良不宜有此事但封王
之臣經歷險遠蹈不測之淵汨沒而死者不一其人今得聞
此亦必少慰於泉下

隨園老人曰許太史風雅絕倫問其使還羅甚持大體迫及覆沒杳無回音丁令威之化鶴久矣此殆托以慰之耶

白衣庵

貴陽有熟苗其名曰亞九姓李氏勇力善鬪矯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苗實爲江左名娼有宦於黔者買以隨任家宰妬不能容乘官他出賜覲於苗生一子卽亞九故其貌亦肖父而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某宦有名班因啗其父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爲優於演雜容前妙名擅梨園每一謳座客爭爲纏頭諸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演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爲假楚王所窘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

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爲巾幗之態旣已辱人况復受狂且輕
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
道者見而愀然曰子有大難臨身何猶坦率如此能從予往或
可以逃亞九故弗信又念黃冠者鰥處倘遇如玉之姿必將染
指而後已遂不答夷然自行居無何羣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共
鬪之亞九素有戒心因大怒立斃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
諸官捕捉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榜腹終日病不
能興至夕月上力疾而前忽見向之道者翼然而來亞九不及
避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目卽笑曰忠言逆耳反以見疑
今急而求我無能爲矣亞九益頓首道者徐曰與若良有緣誠
難固却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入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執

炊俟幾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卽自去亦不强之亞九自思弗
入亦死苟得容身之所倖免一時固愈於束手待斃耳因俯躬
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椀床榻俱以土築成衾褥亦具旁有
側戶窺之米麥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
來亞九心益安惟覺其髮速長年餘幾盈尺寢後故有池因勘
沐之再閱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
游天下乃可無患卽啓囊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墊使從
已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顛覆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
關募於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
心行及睢陽遣之曰子精於風鑑僅能知人非有其他異術也
前見子氣色晦暗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于於厄今以子

爲道侶頗致驚疑反將重爲子累子盡行亞九聞言大駭流涕
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常有奇逢行矣勿自誤遂以
千錢付之使爲資斧晨出傳舍卽制袂亞九不能無戀亦自行
由南而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爲之一空因效道者狀坐而行乞
自朝至於日昃絕無一文相施者而聚觀之人且多頤指而目
語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叟蹣跚行步過其前數數
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色白皙而頰下無寸髭頗頽宦豎
因前而求其施捨叟微笑不言惟以一手相召意使隨行如肯
布施者亞九大喜毅然從之出邑東行里許天已昏暝叟始與
之語詰所自來音雖蒼老實近嫗然自肩而前辮髮頰白又垂
垂於後亞九亦草辨雌雄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抵其居

則非宅第寶蘭若月下視之勝曰白衣菴乃優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爰卽延之同入中廡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爰卽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長夜汝曹與坐而安享矣語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說笑生春以手脫髮之帽曰老不羞自行覓漢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光頭如瓠嫩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知爲淫媾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衆曰郎尙忍飢可速具一餐來衆皆噉服紛然自去老尼迓之入秘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肴羅列亞九飯已闌聚歡飲晚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人獨艷絕亞九爲之首肯因計精力無多禿媚尙更番迓進予身將葬於菴中何能生返度必臨之以威異日乃可以自立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

皆起而求歡亞九姑從之裸衣徵逐往過來續是夕狂淫無度
達旦始眠亞九自覺憊甚而決策倍亟次日老尼與衆謀以亞
九有髮使更女裝詭稱初來求度者亞九亦聽之且夙曾習此
稍一廻思盡得其態即使有人見之亦不能料諸尼因大悅益
相慶幸至夕又聚而宣淫亞九已留意預藏短挺置之袖中將
寢忽大言曰汝曹實類嫖母而強思與予爲歡予誠不願必欲
予留唯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乃室侯至旬日畧一波及不
用吾命則撻之語竟獨挽艷者麾衆使退衆皆失色大有醋意
而老尼尤不服噉噉與爭亞九出挺一擊中其肩仆地不能起
衆始知其武勇股栗莫敢前亞九又持挺驅之命負老尼而去
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長笑數聲掩其扉與艷者共枕溫柔旖

旒樂且未央艷者忽嘆曰妾與君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
此媼旣妬且毒其徒莫有違逆者今旣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
子平明卽號召鄉鄰誣妾背師行穢有犯清規其櫓越又皆大
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子過也然以
一身當衆淫妖實有所不堪已而哂曰此尼有犯淫戒誅之當
無罪徑起周室巡視有廚刀適曾用以削瓜者卽仗之拔關以
出艷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嬌啼號救乃大驚着衣而起將
出視未踰門而亞九早血刃而返謂艷者曰除子之患乃可以
高枕無憂艷者駭然詰其故亞九言如卿所料羣禿方聚而謀
我已有一尼啓外戶似往馳報子先刃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遺
至此始快人心艷者聞言大怖肌戰汗淫良久始能言謂亞九

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事覺將若何亞九笑曰
與汝偕遁夫復何慮艷者搖首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踪詭異何
能行亞九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尾以冠服行市上人
草能識今其具尚在汝盍效之予仍以女妝相隨矯稱夫婦又
孰能辨之艷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笥出衣盡更被服亞
九視之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爲之鼓掌惟髮色不類亞九剪諸
頂上製而懸之亟焚其舊者曰勿使人窺見底裏已故不煩改
易草草梳裹卽啓行席捲尾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携以去廐中
故有蹇衛艷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輜重比出廐門
天僅昧爽人皆寂無知者途次艷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
汝人幼失怙恃遂入廐中及笄始披剌初亦惡見之淫穢旣而

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
衰不克自致故遣我輩固結人驩然必饜足其慾而後分甘其
初悞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恒來老尼又爲此譎智喬扮暮
出遇有無藉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
人與君而十矣非君知幾當亦不免亞九因笑曰若然則尼之
死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洩其憤也遂與劉謀日止一殮薄暮宿
於途次已故爲羞態先入室中飲食皆劉自傳送傭保者槩不
令入人因竊笑而不意其爲規避焉未明卽行長裙蔽足猶有
所慮乃命劉密製女爲盡夜而成已遂削木爲寸趾裹以膝袴
盛以蓮鉤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爲優時熟習
之長技也劉故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然前進且不由徑而行

所過鎮市追捕亦甚詢國言汝寧白衣巷殺死女尼五衆內一
尼竊貲而逃必與凶身偕遁勒限懸格通省緝拿見亞九與劉
亦間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旣衣冠濟楚烏髮拖巾男又蟬
鬢蛾眉纖距宛若遂無自究詰由齊入晉謀所攸居劉因使亞
九爲壻而已仍蓄髮返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爲不
法迄今捕者無虛日密邇接壤未可以面目示人況若髮亦難
驟長反啓人疑何如予婦而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聽其言
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瑱焉日處閨
中絕類少婦蓋旣柔媚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豔稔之嫵娜作
綉閣之妖嬈不學而工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
劉又携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緩帶峨冠且

幼時從師遍歷閭閻談笑夙所擅長故雖弱不勝衣人反目爲書生本色況已密留頭髮直接弁髦縱令落帽風前而有目者胥如無目矣居晉數年產業饒裕劉已生二子惟臨蓐之月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誕也晉人故習於儉亞九亦從不蓄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其踪跡可謂隱秘乃貴陽汝寧及陝之捕役因亞九不獲案莫能結家屬多瘞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追忽於丙子歲微露其形蓋緣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不能隨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媼使視其兒適里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諫不聽也夜則使媼寢於外而自闔重扉不復令入媼故有心人頗爲疑訝一夕夜出使溺瞥見中門失閉

乃竊喜悄然徑入室中猶秉燭因潛窺之夫婦方嚙齋交歡兒宿於旁時正溽暑初收皆白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視焉不禁駭而欲笑於是春光盡洩男婦攸分媼之惑因以頓解趨出就室深慮見疑明日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媼後微有漏言聞者或以爲誕里甲某亦耳其異偶向所親述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旣居此地不首將有害里甲領之果控諸官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媼至悉得其實翌日遣役守候於邨俟劉出卽縶之來視其喉無雄骨褫衣驗之嫩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罄吐其故公念亞九必勇非綰之當不可得乃命役徑詣其家詭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娘子一見吾曹

當爲之疏通其意似索賂者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失措竟自出將細詢之役承呂命各攜瓶油見其來預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礮衆役遂直前擒之戲探其襠盈掬者實非無物皆嘻驚以爲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逮至官以事無証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牒公始加刑嚴鞫亞九不能支遂伏罪公以律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棄市獄達上憲俱色喜公因獨屏卓犖亞九死其子猶在晉官爲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唯汝寧白衣庵迄今如故行人每指以爲戒

外史氏曰自古男女雖別髮皆蓬飛其首以故冒爲男而屢

爲女者不一而足今則不能矣何則雌雄之分實在於首也
髮垂于後望而知其爲男鬢掩于前見而識其爲女豈不明
著哉奈何道士無良潛蓄凶人之髮尼師不法全光美女之
頭更有作俑之官使混履舄于紅氍且多似瞽之夫莫辨僧
俗于白日而亞九之詭譎得逞劉尼之變幻難知矣向非天
奪其魄縱集羶之蠅可以徒死豈逐雀之隼皆宜無生諸捕
能不籲屈呼天耶獨是亞九之得行其智實出于爲旦之時
穴處之故宦與道士俱當首坐者也